



## 温暖行程

□洪曙光

女儿读高中，我来“陪读”，从乡下迁入县城，住进了出租屋。为补贴家用，我成为“上班族”，做起了临时工。出出入入往来于县城里较繁华的“街”和“路”：“人民大街”“中华路”。

秋深了，我骑着脚踏车在上班的“路”上。

人流不绝如缕，车辆密接不断，能被我熟识的人寥寥无几，可总有一个既熟悉而陌生的身影在我的视野中。

她个子不高，身着橘色的外衣，常常出现于街头巷尾，默默地躬行于道路旁。防尘口罩遮去了她的大半张脸，蓝色的鸭舌帽遮蔽着她的额头和眉眼，她像一尊会移动的“雕像”，挥动着手臂，用一把扫帚在路上扫呀扫的……

天灰蒙蒙的。风很硬，一阵紧似一阵，飘落的叶子被过路的西风裹挟着，一波又一波地掀动。

满地的落叶斑斑驳驳。风匝过来，它们是无家可归的“人”四处闯荡。

一把扫帚，一辆推车，一个身影在路旁正细心地清理着漫街的落叶。扫帚在她手中荡来荡去，悠悠地在路面上画着弧线。

我总是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给她。

女人头也不抬地清扫着路面。橘黄色的铁皮车候在身旁。她把落叶攒成一堆堆，然后，她把扫帚旗帜般地垂挂在推车的车把上，随即握起一把笤帚和一个网状的布袋，把成堆的落叶收向垃圾袋。

风又来了，风真是任性，把好不容易堆起的落叶呼啦啦地从女人的手边带走了。女人可管不到这些，她依旧重复着她的动作。布袋子沉了下去，打着趔趄在女人手边挪动。

看那敞口的布袋，多像一条张口的大头鱼啊！想起我小的时候，同样形状的渔网，我的网子里装的是更多的欢乐，而她的布袋里盛放着她满满的期望：饱含着辛劳和汗水的工资。

一天也不间断的人流中，每个人都目光向前地在赶路，他们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走。女人却一味地埋头，关注着她的脚下，她一点都不顾及这个世界有多大。

停在路旁，我凝神望着她。就在地忙碌的时候，她会想到些什么呢？为了她的生活，她正在经历着什么呢？

试想，第一次，当她带上她的劳动工具，走上街头的时候，她会不会有着踌躇与尴尬？经寒历暑，终年的劳作，她会不会也曾有过压抑与抗争？她的孩子也在读高中或者大学？她的儿女应该是没成家立业呢？她不带孩子不伺候老人，没有迫在眉睫的生活，她要成为她自己……我的想象如同一个爬山的人不断向上，但没有登顶。

当时，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。我不远不近地注视着她，我不愿让她觉察到有人会突兀地关注她。如果被她发现，我该怎样回答她呢？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只想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，让她感受到爱，感受我的敬意，我将借用她身上的热能为自己取暖。

我偷偷地用手机镜头为她记下了这不为人注意的时刻。

望着她。一个从容地走在自己生活道路上的可爱的女人。

她正施展着另一种少有人知的天才，她用一把扫帚在为大自然作画，描绘着一个洁净的世界。她用爱心耐心带给更多人以温馨和欢乐。

不妨碍交通，不能久滞，我还要上班去。我又一次带动着脚踏车驶向前方。在我跃动的心中飞扬着一句话：在千万人中遇见你，遇见你，我们突然且执著地走在路上。

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，用她那粗糙柔弱的双手燃烧着人间烟火，温暖并洁净了你的人生行程。

回到故乡风雪给予特别的氛围感  
悠长的小巷被素白包裹  
在冬日沉默

牵挂着恋人的模样使我腴腆羞涩  
我们正青春在慢时光里寻觅方向

两行热泪滴落  
细品一壶老酒的醇厚  
眷恋年复一年的记忆  
吟唱恋冬情歌

逐渐悟透生活  
欣赏冬日明媚与忧伤  
很多思绪愈发深沉  
成秘密藏在心底  
等待梅韵和笈语慰藉温柔的情愫

## 灯火阑珊的冬夜

感受宁静幽寂的冬夜  
懂得生活的情趣  
在故乡放慢脚步  
寻找灯火阑珊的记忆

一颗心简单安然  
期待撒满梅香的小径  
西风萦绕厚厚的棉衣  
露出淡淡的微笑

模糊的影子 依稀的足迹 多情的故事  
于纸笔间娓娓道来浅吟低诵十四行诗

温柔的月光渐渐朦胧  
照亮窗上的霜花或浅或深的雪影  
点缀今夜美丽的梦  
被一遍遍叮嘱  
憧憬心有灵犀的情怀

## 在冬雪皑皑的路上

雪花在西风中飘扬  
渲染一种别样气氛  
临窗眺望远方 小镇成一幅留白的画  
在冬雪皑皑的路上霓虹灯闪烁着  
慵懒的打个盹享受难得的安逸

微寒的阳光传递幸福  
挂念歌谣与记忆  
思念如丝若缕悄然融入美满生活  
冬天印象凝练而淳朴  
珍惜心间的温暖  
书上的心语文字踟躇  
带来希望和感动

## 恋冬情歌

(外一首)

□熊轲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东北乡间，家家户户的灶台间，总会有一样生活用品，形状特别且用途广泛。它就是葫芦瓢。

顾名思义，“葫芦瓢”这三个字中，“葫芦”是菜，“瓢”边有“瓜”，按说都与用具不搭边，何以成生活家伙了呢？

说来话长。那时日用品极其匮乏，人们就对菜园边、篱笆墙头、黄瓜架下自由生长的葫芦动起了脑筋。每当春夏之交，奶奶便从邻居家要来几棵葫芦秧苗，小心翼翼地移栽在自家的菜园子里。春走夏至，秧苗茁壮。夏去秋来，秧苗枯萎。登高爬远的葫芦形状由小变大、由扁变圆，颜色由绿变白，由白变黄，直至皮质增厚，外壳坚硬。手捧着小心摘下的葫芦，放在屋檐下的窗台上晒一个冬季就可用了。俗话说：“葫芦压窗台，一年好运来”。

待冬天葫芦晒干透，用手一摇，里面的葫芦籽“哗啦哗啦”作响的时候，给葫芦开瓢的时机就到了。用铅笔或钢笔沿葫芦中间画一条中心线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钢锯一剖两半，心形的葫芦就变成了“一个葫芦两个瓢”。抠出里面的葫芦籽，把瓢放在开水里煮透，捞出晒干，就成为可长久使用的葫芦瓢了。葫芦瓢常见于锅沿边与水缸里，跟刷锅用的刷帚搭配，共同舀进涮出农家一年又一年的艰辛时光。有时把它放在水缸里，不用担心它会沉底——不是有句老话吗，“按下葫芦起来瓢。”葫芦瓢便于舀水，尤其是炎热的夏天，刚从地里干活回来，嗓子渴得冒烟，操起葫芦瓢就舀一瓢井拔凉水，“咕咚咕咚”进肚润过肺腑，全身的汗立马全消，紧皱的眉也舒展开来。葫芦瓢也有不沾水的，终生不与水打交道。譬如，稍小一点的葫芦瓢可用来米缸舀米、面缸舀面，装小杂粮等。每次听到村头有吆喝“豆腐”的声音，有的人摸索口袋里没零钱，便操起瓢舀满黄豆，换回十块八块豆腐，全家人就解馋了。

千万别小看了这葫芦瓢，在那个年代可金贵得很。衣服破了，能得补，葫芦瓢同样可以。有一次，我在拿瓢舀东西时，失手将葫芦瓢掉到地上，当时就裂开一道纹，奶奶心疼得不得了，差一点打我。晚上得闲，奶奶将裂纹的瓢放在热水里泡一泡，然后取来大针麻线，借着灯光一针一线地将裂纹重新缝好，第二天，这葫芦瓢竟然又能照常使用了。

如今，农村家庭厨房里的自来水龙头与瓷盆铝盆使用起来相当便利，葫芦瓢等家伙被物美价廉的塑料或不锈钢制品所取代。不知不觉走向了时光背后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物。

往事如烟，记忆难忘。但带着温度与感情的老物件却因为怀念在心底越发清晰，葫芦瓢便是。

## 冬之韵

□荆延续

雄鸡唱亮海棠山，云淡朝霞靓丽颜。  
薄雾遮羞残叶冻，朔风解意莫摧斑。  
梅花欢喜漫天雪，高傲清孤不等闲。  
神曲迎宾伴冬去，春光一抹圣莲潺。

朔风狂啸盼新春，白雪皑皑舞素中。  
玉液琼浆斟美酒，红光闪闪始通神。  
中城志勇展销会，辽宁融红启粉唇。  
莫让未央花润骨，众星捧月醉佳宾。

季风吹雪映霞光，塞北辽西炫夕阳。  
才俊初冬喜相聚，和颐至上举金觞。  
佳肴极品北南菜，美酒三沟醉碧香。  
玉兔顾丰君亦笑，玉龙欲出报年芳。

未央花落喜盛开，玉树琼枝绣白皑。  
巷尾街头人影动，红装素裹激情来。  
父母清雪娇娃乐，玉兔猫熊贴黑腮。  
序幕揭开寒冻景，三杯美酒洗尘埃。

檐冰花似玉蝉，立冬干吉几时还？  
深秋未雨寒来袭，佳茗相陪旧景患。  
云淡天高风刺骨，晨曦抚摸水依山。  
贤翁低吟菊花颂，漫步清孤月亮湾。

湖光山色靓银装，玉带细河寒气藏。  
天下奇游遐思往，银沙堰水炫晨霜。  
西南三塔风催雪，东北高台鸟越梁。  
查海故乡明千里，阜新厚道我家乡。



## 小雪

小雪满天下，来年必丰年



## 小雪

□钟莎

雪，绥也。小雪，霏霏绥绥。

小雪了，宣告着冬日里的严寒又甚了一步。冬的惬意，渐渐笼罩在苍茫大地之上。雪，凝雨也，有落下的雨与光洁的雪花。小雪，意味着一年将尽，万物藏蓄。

小雪时节，枝叶萧索，唯有一枝枝红梅初绽。远山如黛，近水留声，冬日里的静谧山峦，汩汩的溪水缓缓流动，为大地之歌附上了一层空灵底色。廊桥遗梦，柳枝垂落，梅花偶有散落，亦动亦静，在朔风的歌声中，袅袅婷婷，化作冬的序曲。

古语有云：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暮色四合，远方的天空染就一树梨花。亘古不变的月，在星河的陪伴下荡着恹恹的秋千。那雪，朦朦胧胧，有的晶莹剔透，有的凝白可望。倘使白鹤于飞，水流渐急，月沉溪水，声似魅影，便化作陈羽笔下“小雪已晴芦叶暗，长波乍急鹤声嘶”的意境。倘使刺楸青翠，木槿嫣红，便成就了张登所言“融和长养无时歇，却是炎洲雨露偏”的惊喜。倘使雪渐甚，阡陌杳无人迹，仅楼阁与榆柳为伴，便影印了孟郊“榆柳萧疏楼阁闲，月明直见嵩山雪”的浪漫。看那雪，偶明眸皓齿，婀娜多姿；偶美如冠玉，环肥燕瘦；偶出水芙蓉，尽态

极妍。雪是纯净的，是包容的，是水木清华，亦是琪花瑶草。

初冬时光，日渐短，夜渐长。天空灰蒙蒙，雾似霓裳羽衣，光线晦暗，天气阴冷。在清幽的冬日里，围坐在红泥小火炉边，品一杯新酒，吟一首小诗，等待着窗外“晚来天欲雪”的笼罩，好不惬意。抑或是在懒洋洋的冬日，看花解闷，听曲消愁，在暖暖的被窝中稍稍继续，亦有胜于服药者也。

雪，除也，洗也，澡雪而精神。雪可以扫污秽，去不祥，寓意吉祥如意，此外，雪还是高洁的象征。你看，那雪多么美好啊！古时候，人们还把雪称为“谷之精”，少量的雪对冬小麦的生长大有裨益。雪未融时，化作了“棉被”，铺就在土壤上，可起到保温的作用。雪稍稍融化，化作水分可滋养土壤，有利于庄稼的生长与发育。大约“雪下三尺三，来年囤囤尖”便是此等玄妙了吧！

如今雪已至，轻踏于雪上，雪的酥软与孩子的欢呼声交相呼应。看那雪，落在蓬松的茅草屋上，好似年迈的老者静静伫立在时光的汪洋中。看那雪，落在枝头莹莹熠熠，好似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鸟儿。看那雪，落在广阔无垠的大地，前行旅人的脚印好似指引着来年春韵的灯塔。

冬意渐浓，雪花绽放，让我们一起与雪为舞，在冬日的惬意下肆意徜徉可好？

## 难忘葫芦瓢

□孙柏文